



女性在印度的 创业之路

女性努力冲破她们创业道路上的重重障碍

阿什林·马修



授商业技巧，而且向她们提供贷款)的员工来到他们村，为他们提供各种行业培训，但只象征性地收一点培训费。辛德学完了120个小时的裁缝培训课程，掌握了做小生意所需要的技能。这样一来，她除了做农活以外，还能做做生意来满足邻里乡亲的需要。这样能让她每月赚5美元，这些钱可以用在孩子身上。在中等家庭收入不如70美元的地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然而，她的公婆并不高兴。他们不希望她因为新买卖而无法专心干好农活。

“我们为此没少吵架。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辛德回忆道。

劳动参与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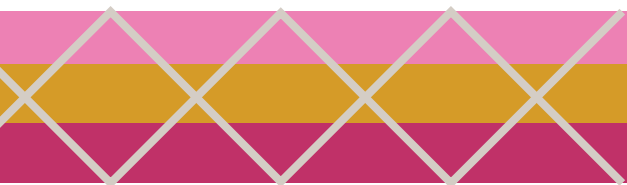
由女性管理的曼德西基金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少数几个努力消除女性创业时面临的社会、法律和经济困难的组织之一。尽管印度发展很快，但经济领域中两性间的严重不平等一直根深蒂固，结果造成人力潜力的大量浪费，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的人口大国在减少贫困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恐怕最能说明印度女性困境的一个标志是劳动参与率。2017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27%，约为男性的三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印度在131个国家中劳动参与率排名第120位。女企业家的情况也不理想。2014年开展的第六次经济普查发现，仅有大约14%的印度女性拥有或经营着企业。在由女性经营的企业中，超过90%的企业是小微企业，大约79%的企业是自筹资金。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业务的副总裁安妮特·狄克逊(Annette Dixon)在去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女性对印度GDP的贡献仅17%，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据她估算，如果有一半的印度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印度经济每年将增长1.5个百分点，达到近9%。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按四个衡量指标对149个国家进行了排名，包括经济参与度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赋权(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图表释义”)。印度排在第108位，在健康和生存以及经济参与度这两个标准上的得分非常低。

不难理解，印度在创业指数方面的表现也较差。在2018年万事达女性创业者指数中，印度在57个国家中排在第52位，排名高于伊朗，但低于突尼斯。该指数分析了融资渠道、发



12岁那年，拉希卡·巴布罗·辛德(Radhika Baburao Shinde)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她被家人送去与丈夫一同生活。她的丈夫是一名卡车司机，家位于孟买西南330公里处的萨塔拉区，这里位置偏僻，经常遭遇旱灾。辛德离开了学校，在丈夫的家庭农场当起了工人。

在辛德有了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后，她希望孩子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据估计，在印度农村，8.33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3.2美元。照顾孩子并保证孩子有足够的食物的责任通常会落在像辛德这样的妇女身上。

2014年，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帮助她打破了贫困循环。曼德西基金会(Mann Deshi Foundation，该基金会为农村妇女传

展成果和营商便利程度等指标。

“由于印度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女性必须将照顾家庭作为她们的主要责任，因此经常遭到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和反对。”女性创业与赋权(WEE)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阿帕娜·萨拉奥吉(Aparna Saraogi)说，“而且，缺乏育儿支持制度也让妇女们犹豫不决。”

缺少抵押品

女性创业还面临其他困难。印度女性很少拥有自己的财产，因此无申请创业贷款的抵押物。一般来说，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她们的收入也低于男性同事，而且她们通常在农业和服务业，往往是非正式经济中从事低技能工作。

对于那些需要资金来开办企业(无论是规模多小的企业)的有抱负的企业家来说，无法获得平等的融资机会是她们面临的一大难题。IMF 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弥合印度的性别差距：提高女性融资机会会有意义吗？”表明，在鼓励女性创业的过程中，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能提高GDP，降低失业率。这项研究发现，如果印度能简化其过于复杂的市场法规，并提高妇女的技能，那么可能带来最大的收益——GDP可提升6.8%。

社区平台SHEROES的创始人赛丽·查哈尔(Sairee Chahal)说：“在未来30年里，如果我们的经济要保持年均9%—10%的增幅，就必须建立一个支持各类女企业家的生态系统。”(SHEROES是一个帮助女性通过电话或使用应用程序联系顾问的社区平台。)

该组织帮助过多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萨提亚·桑达里(Sathiya Sundari)，她生活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南部地区。当摆脱了受虐的婚姻关系之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她向SHEROES求助，该组织帮助她创办了一家美容院。

“我当时并不清楚经营一家企业需要些什么。”她回忆道，“SHEROES安排导师培训和指导

我，还发起了一项众筹活动，帮助我开办了这项业务。”2017年，这项众筹活动在短短六天时间里就筹到了她需要的资金。如今，她的美容院每个月能赚大约8000卢比(113美元)，在结婚旺季(12月—3月)，月收入能达到15000卢比，超过了泰米尔纳德邦农村地区家庭月收入中位数(7269卢比)。

教育的不平等是另一大问题。印度女性的识字率为64%，而男性的识字率为82%。那些识字率较高的邦拥有更多的女企业家，这并非巧合。包括印度最南部的四个邦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内的地区的识字率要高于印度的平均水平。根据第六次经济普查结果，在这些地区，女性创办的小型工业企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然而，即使在印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当中，女企业家也面临着性别歧视。梅克纳·萨拉奥吉(Meghna Saraogi)生活在新德里，是城市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她运营一个时尚应用程序StyleDotMe。该程序的用户可上传自己的照片，然后试穿各种服装，并实时得到其他用户的反馈意见。她回忆了自己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科技界寻求创业资金时的艰辛历程。

“很多人会问，要是我结婚，生孩子，那企业该怎么办？”她说，“还有人担心，一个女性创办的企业能否真得找到投资者的青睐。”

最终，在2016年和2017年，她通过印度天使投资网络公司(IAN)完成了两轮融资，总计32.3万美元。去年，StyleDotMe推出了珠宝的互动增强现实平台MirrAR。

梅克纳·萨拉奥吉的成功本应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现实并非如此。IAN的联合创始人和总裁帕德马加·鲁帕雷尔(Padmaja Ruparel)说，在该基金支持的130多个初创企业中，仅有大约1/4的企业是由女性创立的。鲁帕雷尔说，在他们每年审核的一万笔交易中，不足1/3的交易是由女性发起的。

“女性现在需要的不是政策或法规的调整，而是有更好的话语权和观念的转变。”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的总裁戴加尼·高希(Debjani

Ghosh) 说,“印度必须不断发展,并认识到无需担心女性具有与男性相同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然而,科技领域目前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例如,IAN 发现女性投入所占的比例从四年前的 10% 增长到如今的 30%。高希说:“投资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关注的是创意的价值,而不是初创人的性别。”

女性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参与率较低,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碍难以消除。截至 2017 年 1 月,印度政府部长级职位中仅有 19% 是女性,议员中仅有 12% 是女性。在各国议会联盟调查过的 193 个司法管辖区中,印度排在第 148 位。

“印度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通过有效的司法架构来支持女性赋权。”WEE 基金会的阿帕娜·萨拉奥吉说,“印度应有效地消除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

曼德西基金会的创始人查特娜·辛哈 (Chetna Sinha) 表示,女性经常缺乏挖掘机会的知识和技

她手下有五名女员工。她的家庭月收入已经提高到 281 美元。这笔收入足以保证她的女儿能学习工程课程。

阿帕娜·萨拉奥吉表示,WEE 基金会根据印度各地申请者的情况,向科技初创企业和非科技初创企业免费提供为期六个月的创业指导计划。这项计划的资金由印度科技部提供。

她说:“自 2016 年起,我们已经为 500 多家由女性创办的企业提供了指导,帮助 5000 多名女性掌握一定的技能,让其可以自食其力。”

印度的某些职业培训计划仍然偏爱男性。作为一项政府支持的计划,“印度技能”计划教会男青年掌握水暖工、泥瓦工和电焊工的技能,但女性课程集中在美容、健康和厨艺方面,但却根本没有培训女企业家的课程。

像拉希卡·巴布罗·辛德这样的妇女曾经经历了意想不到的事业上的转变。在曼德西基金会的帮助下,她又开了一家布料店,希望能扩大自己的裁缝生意。接着,由于曼德西基金会的顾问告诉她学一门畜牧方面的课程会让她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她在当地农业研究所学了一门为期六天的免

即使在印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当中,女企业家也面临着性别歧视。

能。为了在消除这种差距方面出一份力,该基金会设立了针对女企业家的求助热线,同时组织了师友计划。此外,它还开办了移动商业学校、妇女银行和社区广播站。

辛哈说:“我们的计划将重点加强融资渠道和资金控制。我们使女性参与进来并根据她们的需要进行相应的培训。”

参加该基金培训计划的人中就包括鲁瓦利·辛德 (Rupali Shinde)。14 岁那年,她嫁到了一个拥有制造皮革用品的小企业的家庭。这个家庭每月的收入是 56 美元,难以支付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为了扩大生意,她从曼德西银行贷款 1405 美元,但她缺乏使生意成功的专业知识。银行顾问鼓励她读一年商业课程。

她说:“我掌握了一些财经和数字技术方面的知识。他们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目前,

费畜牧课程。

“我一回来就去邻居家查看他们养的山羊,向他们介绍人工授精和声波图。我免费给 100 只山羊进行了授精。当这些山羊生下健康的小羊后,人们就开始信任我了。然后,我也就接到了附近村子里的电话。”如今,她每个月的收入接近 8000 卢比。她希望能攒些钱,将来供 16 岁的女儿上大学。

像辛德这样的企业家正在为下一代女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她们不仅努力确保自己的女儿能获得将来创业所必需的教育,而且还为整个社会树立了行为典范,让印度女性看到自己能拥有的更美好未来。FD

阿什林·马修 (Ashilin Mathew) 是新德里《国民先驱报》的新闻编辑。